

一树苍鹭

◎ 张金刚

车在山谷溪畔穿行，葱郁密实的绿色廊道无尽延展。清脆的鸟鸣不绝于耳，奇异的山石路转忽现，光影闪烁，和风拂面，独属于初秋山野的清丽浪漫，让我顿生“地偏心远”之感。

这山，是太行山，连绵伟岸；这河，是鹳子河，蜿蜒多情。

因参加一场朗读采风活动，我又一次来到了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史家寨乡。

在这山水之间，世代生活着勤劳淳朴的农家乡亲，曾驻扎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深藏有窑洞群、明长城敌楼，还有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的最美乡村公路……而我，最牵挂的则是史家寨乡口子头村那神秘、美丽的一树苍鹭。

我的思绪瞬间闪回到不久前，与航拍达人李桂臣于苍鹭即将北飞时，赶赴口子头村观赏、拍摄苍鹭的壮观场景。

苍鹭家族在口子头村山尖几株高大苍劲的古松上，已筑巢安居近两百年。苍鹭年年来，年年增，近年被摄影爱好者推至公众眼前，口子头村也成了网红村。而我仅是通过媒体赏其倩影，却没有机会跟它们“面对面”接触，甚感遗憾。这一次，不能再等了。

一进村，桂臣便迫不及待地指向村庄后山：“那四棵古松，就是苍鹭在口子头的‘家’。”青山四合，碧空流云；古松挺立，苍鹭安然，路边树荫下，几位纳凉的村民悠然闲聊。我向一位老乡打听：“去松下看苍鹭，从哪里上山？”他埋头说：“没路，上不去！”我猜测他是出于对苍鹭的保护，故如是说。我解释身

份、承诺一番，他才给我指路，并嘱咐我别惊吓到它们。

拨开丛生的荆棘，现出一条小路。行至松前，便隐隐闻到一股苍鹭落粪的味道。“喳喳喳”，苍鹭的鸣声，在幽寂的山林中回响，愈发悦耳。

挺拔粗壮的古松现于眼前，枝干舒展，旁逸斜出，挂着松塔，似从《松鹤延年图》的国画中走出，透着古韵古意。如此惊艳的树形，便于群鹭衔枝安巢。经年累月，旧巢加固，新巢递增。松托着巢，鹭依着松，松鹭之缘，颇感美妙。

松下，古老宁静的口子头村，屋舍俨然，菜畦碧绿，水泥公路贯通南北，清澈小溪伴路南流。松上，数只苍鹭在树端伸颈伫立，遥望群山，似放哨，似静思；忽而冯虚御风，从松间次第起飞，展翅滑翔，绕松冠盘旋徘徊数周后，振翅，伸腿，稳稳停住。我在山头静立，俯仰之间，蓝天、白云，群山、古村，青松、群鹭，尽收眼底，这如写意水墨般的“村居松鹭图”，美得令人沉醉。

只仰观、远眺，断不能看得“苍鹭之家”全貌，也难将这“松上精灵”看得真切。正当我望鹭叹惋之时，桂臣的航拍无人机已在头顶盘旋。对呀，何不借镜头之眼，细细观赏。

匆匆下山，只见桂臣闲坐露营椅，正惬意地透过无人机显示屏，边操控、边拍摄。我疾步上前，招呼老乡一起低头观鹭。来过多次的桂臣，颇为自得地说：“为了更好地拍摄苍鹭，我刚更新换代了‘飞机’。瞧咱这设备，距鹭巢这

么远，都能清晰地捕捉到细节，关键是不会惊扰苍鹭。”我为他的专业技术和爱鸟情怀点赞，心随他的无人机在天空遨游。

独立树端的苍鹭，双目圆睁，岿然不动，傲视天地。清风拂过，苍鹭头顶狭长如辩的两根黑色羽冠，随风飘动；长颈上的白色羽毛、翅膀上的青灰与黑色羽毛，因风乍起；长长尖尖的黄喙，紧闭着；修强有力的双腿，挺立着，颇有身披铁甲迎风而立的大将风范。

许是意欲舒展筋骨，或表达愉悦，或打闹逗趣，一只、两只或多只苍鹭开始翩翩起舞。宽厚的翅膀开合起伏，伸直的腿爪时而点枝、时而凌空，忽而在巢里、忽而在枝头，头颈扭动，长喙微张，双眼亦有了温情。独舞、双舞、群舞，一场“松梢苍鹭舞会”精彩上演，赏心悦目。

最可人的，是那些满身绒毛刚刚出壳的小家伙们，个个儿腿脚蹒跚、萌态十足。它们会一天天长大，长成苍鹭该有的英武之姿、优雅之态。镜头拉近，鹭巢内露出几颗未孵化的青灰色鹭蛋，还有大鹭正静卧孵蛋。“后继有鹭”“鹭丁兴旺”的苍鹭家族，着实令人欣喜。

我心生疑惑，大鹭哪儿去了？村民说是去距村几十公里的王快水库，给小鹭捕鱼打食去了。未亲眼看见，但借视频资料，我脑补了苍鹭捕鱼的画面：耐性极好地蹲守水岸数小时，静待时机，低头捕鱼，再配上灰冷色调的羽毛，颇有几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苍鹭也因此得“长脖老等”的别名，太形象、太诙谐了吧！



凌波微步

张永生 摄

孙儿的成长

◎ 李明泉

他时不时还要听国歌。”于是，我用手机给他播放国歌，他听得一脸专注，听完了又要我反复播放。

吃完烧烤走到家门口，因成都最近下雨，路上有一些青苔和积水，安安对我说：“爷爷，路滑，小心点，莫摔倒！”听到安安如此提醒我，我心里暖暖的，忽然发现安安懂得关心人了。

次日，我们带安安去小区门口买菜。回来时见路边打了围，路面被挖了个坑，他问：“这是在干吗？”我说：“在修啥线路管道吧。”儿媳准备做饭时发现停水了，以为没交水费，结果一查还有钱。没接到物管通知，不知什么原因停水，儿媳说去物管问问，顺便再交点钱，安安忽然说：“水管坏了，我们去看看。”我们这

父母之爱赋

◎ 刘昌文

殷，嘤“业精于勤荒于嬉”，泪落沾襟而强作欢颜；父别于渡口，拍肩沉沉，诚“玉不琢则不成器”，语短情长却重若千钧。偶有课业疏懒，母则援“凿壁借光”之例，晓以劝学；若逢交友不慎，父则举“管宁割席”之故，喻以明辨。金榜题名，二老显扬眉吐气；名落孙山，双亲言再接再厉。暑夏苦读，母备冰瓜解暑，扇影摇风满是关切；寒冬夜诵，父燃木炭驱寒，火星闪光尽为期许。

弱冠立身，闯荡江湖。逢困厄如“伍子胥过昭关”，父必星夜驰奔，以老躯为盾，挡千难万险；遇迷茫若“孔子困于陈蔡”，母必鸿雁传书，以慈语为灯，照歧路危途。立业有成，如“范蠡归湖”之誉，父则敛容劝“满招损而谦受

生活在山脚下五十余年的村民说，苍鹭一天应是轮流两趟远飞打食——第一趟，早上出发，午后回巢；第二趟，傍晚出发，凌晨回巢。几乎每天他都是被凌晨苍鹭喂食的“喳喳”声吵醒的，吐槽中透着几分宠溺。我打趣说：“等苍鹭飞走，听不到了，是不是还想念这吵闹呀？”他说：“还真是。”

“来，看看最大的那棵古松上，有多少鹭巢？”我的提议，让桂臣来了兴致。操作无人机，拉近，环绕，升降，我俩将树梢、树杈、枝下苍鹭用荆条、松枝等精心搭建的巢，数了个遍，足足有二十一个，直径均约七十厘米。大小四棵古松，估算下来得有六十余个鹭巢；按平均每巢住三只算，这一季应有近两百只苍鹭在此繁衍生息。近两百年，历经无数风霜雨雪，古松未折损，鹭巢始终在，会有几十代、多少只苍鹭栖居过口子头呢？这个问题只是想想，都感觉颇为激动。

据村民说，口子头村已有几百年历史。许是苍鹭看上了这里群山环抱、优美清凉、山有松树、河湖不远的优越条件，每年立春后迁徙至此，将生命中最浪漫、最重要、最辛勤的恋爱、生蛋、孵化、育雏历程，留在了口子头村。

口子头村民世代视苍鹭来栖为祥瑞之兆，悉心看护着苍鹭，使其免受惊扰与伤害；也悉心看护着古松，以防天灾、山火和人为破坏。苍鹭恋上口子头，村民热爱着苍鹭，一段人鹭和谐共生共美的佳话，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延续。

路灯点亮新农村

◎ 马俊

回到老家，我发现村里安了很多路灯。母亲兴致勃勃地对我说：“现在可好了，晚上跟白天一样。每天晚上村里的小广场都有很多人，妇女们跳广场舞，孩子们凑在一起玩，天天跟过年似的！”

我们一家人忍不住感慨起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单是村里的路，就让人感慨万千。父亲谈起他小时候，村里的路是狭窄的土路，下了雨寸步难行。到了晚上，更是没法出门。那时没有手电筒，凭着“白水黑泥黄干道”的生活经验走夜路，一不小心就踩一脚泥，甚至摔在泥坑里也是常事。那时候一到晚上，村庄就安静了，很少有人出门。

到了我小时候，村里的路加宽了不少，不过还是土路。我最怕的是上晚自习，我家在村南，学校在村北，上晚自习要穿过整个村庄。那时有了手电筒，可是我很少用。为了节省电池，也担心手电筒用多了会坏掉，所以非必要时不用。我上晚自习走夜路，周围一片漆黑，心里怕得很。那时哥哥已经去镇上读初中了，没法保护我，于是他用罐头瓶给我做了一个简易的灯罩，里面放上煤油灯，提着走夜路可以照亮。可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摔倒了，罐头瓶摔碎了，里面的煤油灯也摔坏了，煤油都洒了出来。后来哥哥又给我做了一个小灯罩，我在灯罩里放上一小截蜡烛，这才好些。那时我最盼望月光朗照的夜晚，亮堂堂的，为我一路照亮。

我参加工作那年，村里修了路。几条主路都变成了水泥路，路平坦了，走夜路就不会深一脚、浅一脚了。即使是雨后，水泥路也不再泥泞。新修的路，大大方便了村民，村里的一些农产品，也得以运送到外地去卖。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村庄也在不断变化，变得越来越漂亮。

随着村庄跟外界接轨，路又拓宽了不少。村北面一排排新民居拔地而起，村中央的小广场也建设一新，村民们特别开心。有村民提出，跟城里比起来，好像还差点什么。大家恍然想起，城里的夜晚灯火通明。于是，村干部张罗着安装路灯。一番忙碌，路灯终于安好了。现在村里的夜晚亮堂堂的，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

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孩子们去村里的小广场玩。出门就有路灯，那种感觉跟以前过年时家家户户挂红灯笼一样，特别敞亮喜庆。走在平坦整洁的路上，我的脚步都变得轻盈了。孩子们跟在我们身后，互相追逐，欢声笑语弥漫在夜晚的村庄。小广场热闹非凡，有跳广场舞的，有打羽毛球的，还有在健身器材上健身的。孩子们穿梭在人群中，笑着闹着，无比欢快。

母亲笑着对我说：“瞧，现在的农村多好，你有时间常回来吧！”我抬头仰望明亮的路灯，忍不住说：“路灯点亮新农村啊！”

五彩池

第814期

十月的诗意（外一首）

◎ 郑显发

十月的风推开澄明之门
银杏叶在枝头酝酿告别词
大地垂下眼睑数金色的纽扣
所有果实都低垂着身子

白昼开始纺织越来越长的线
蟋蟀在墙根修订夏日的遗稿
桂花悄然撒出满把碎金时
天空正把云朵译成雁阵的注解

稻茬在田野写下整齐的律诗
每道沟壑都是韵脚在延伸
晒谷场翻滚着阳光的平仄
铧锄起落间炸开豆荚的标点

十月的诗意是沉淀的酒醅
蝉鸣封入年轮，蝴蝶做成书签
万物在光与影的天平上
找到最稳重的那个支点

宽待秋日的失误

枫叶把整个季节的赭红
泼溅在山谷中
麻雀突然噪声
这并非大地的惩戒
稻穗垂首时
风正穿过空旷的谷仓

候鸟飞成断续的墨点
天空这页蓝墨水信笺
始终没有写完
收割机碾过的田垄
秸秆仍保持鞠躬姿势
泥土收藏所有失重的籽实
如同收藏多年前
那场迟迟不落的雨

当树影日渐稀疏
请宽待逐渐迟缓的夕照
宽待未抵达金黄的浆果
深秋正用斑驳的色谱
教我们辨认
生命固有的缺口

王爱山：凝着古老的秋色

◎ 谢友建

东海天台山一隅
明代徐霞客两次来此写下华章
在温柔的山水中
凝着历史的秋色

耸峙的峰峦，若眠牛的大地
这山岗的绝美风光
清溪、白溪日夜淙淙
似在诉说更迭的故事

“王”爱的山岗啊
南宋“康王”赵构
逃难隐于此山得救
感念之下赐名“王爱山”
传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
微服私访寻建文帝，游历此山
对风光颇为赞赏，谐音“王爱山”

拨开天台山脉上的云缠雾绕
峰岩古朴厚重
果子果香漫山野
路边的红柿分外惹眼
那袅袅炊烟，是村民和游客轻柔的呼吸
王爱山岗，似一位谦逊的学者
葡萄蜿蜒，紧贴着大地
爱帖大地的温暖